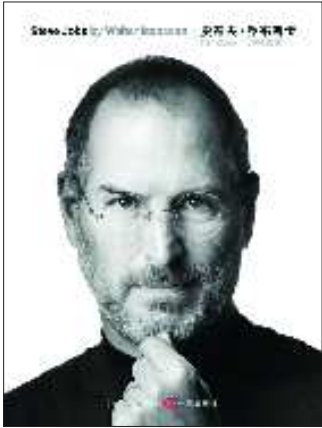
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9 史蒂夫·乔布斯与波诺



◆书名:《史蒂夫·乔布斯传》
◆作者:[美]沃尔特·艾萨克森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波诺意识到他需要找一些方法吸引注意力。于是他给乔布斯打了一个电话。

波诺回忆道:“我需要从苹果那里得到一个具体的帮助。我们有一首歌叫《眩晕》,里面有一段吉他的即兴片段,我认为非常有感染力,但是这种感染力需要人们听很多很多遍之后才能体现出来。”他担心通过广播宣传歌曲的方式已经过时了。所以波诺去乔布斯在帕洛奥图的家中找他,借着他们在花园里散步的机会,进行了一次“不寻常的推销”。多年来,U2乐队曾拒绝了累计2300万美元的广告邀请。而如今,他们想免费为乔布斯拍iPod广告—或者至少是进行一次双赢的合作。乔布斯回忆道:“他们从来没有拍过广告。但是他们已经深受盗版下载的伤害,他们更喜欢iTunes的运作模式,而且他们认为,我们能把他们推广到年轻群体中。”不仅是歌曲,波诺希望让乐队也出现在广告里。要是换成其他的CEO,都会在广告里尽可能多地展示U2乐队,但是乔布斯对此持保留态度。苹果从来不会在iPod广告里清晰地展现人物的脸孔,只有剪影。(当时还没拍过伦的广告。)波诺回答说:“你的广告里有粉丝的剪影,那下一步为什么不做些艺人的剪影?”乔布斯认为这值得一试。波诺留下了一张尚未发行的专辑《如何拆除原子弹》给乔布斯听。波诺说:“他是乐队之外唯一——一个拥有这张专辑的人。”

一系列会谈就此开始。乔布斯开始和吉米·约维内进行商谈,他所在的环球音乐集团负责发行U2乐队的作品。乔布斯来到约维内位于洛杉矶荷尔贝山的家中,U2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刀刀和经纪人保罗·麦吉尼斯也在场。另一次会谈是在乔布斯的厨房,

提要:

波诺是U2乐队的主唱,他非常欣赏苹果的营销策略。这支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乐队曾是世界上最棒的乐队。2004年,在乐队成立了将近30年之后,他们希望重整旗鼓。他们制作了一张非常棒的新专辑,其中有一首歌,主音吉他手“刀刀”宣称这首歌是“摇滚乐之母”。

麦吉尼斯在日记本背面写下了合作细节。U2乐队将出现在电视广告片中,苹果要通过多个渠道大力推广U2的新专辑,从音乐排行榜到iTunes主页。乐队不会获得直接的报酬,但是可以从U2特别版iPod的销售中分得版税。和拉克一样,波诺也认为艺人们应该从每一台iPod的销售中分成,他坚持这一原则,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乐队作出了努力。约维内回忆道:“波诺和我要求史蒂夫为我们制作一批黑色的iPod。我们不仅仅是赞助了广告,我们做的是品牌联合推广。”

“我们希望推出自己的iPod,和普通的白色版本不同。”波诺回忆道,“我们想做黑色的,但是史蒂夫说:‘我们已经尝试过白色以外的其他颜色了,但是行不通。’但是当下一次见面时,他给我们看了一个黑色的,我们都觉得很好看。”广告片的设计是U2乐队成员各自的近景镜头配合部分剪影,同时也有像往常一样的边听着iPod边跳舞的女人剪影。

广告已经在伦敦开机了,然而苹果这边又出了状况。乔布斯还是不喜欢黑色的iPod特别版,而且版税和推广资金也没有最终决定。他打电话给监管广告公司的詹姆斯·文森特,告诉他把手头的工作暂缓。乔布斯说:“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。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给了他们多少价值,这样下去真的很糟糕。我们想其他的广告形式吧。”文森特是U2乐队的铁杆粉丝,他知道这只广告,无论是对乐队还是对苹果来说,影响力会有多大。他请求乔布斯给他一个机会,让他打电话给波诺,然后商量一下怎么把事情做好。乔布斯把波诺的手机号码给了他,于是文森特拨通了波诺的电话,他正在都柏林家中的厨房里。



◆书名:《暗权术——暗权力II》
◆作者:刘诚龙
◆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一个早餐就要吃掉百多两银子,那中晚餐吃多少啊,这当然就让“珍珠如土金如铁”的皇帝老儿也不免惊叹,怪怨大学士生活之奢侈了。那么,道光帝之时,鸡蛋到底是什么价呢?它有两种价,一是官价、府价,一是民价、市价。官价府价是三十两一个,民价市价是三钱可买十来个。什么东西一入内

17 巧妙操纵者的专制

提要:

还有另一种有效的控制方式,尽管同直接的控制相比要更加微妙和隐晦一些,但却与其一样具有伤害性,那就是巧妙地操纵。操纵者用不着开口索要就会得到想得到的东西,而无须冒公开表达愿望遭到拒绝的风险。

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巧妙地操纵别人。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信心十足、直截了当地索要世上自己想要的一切,所以便学会了间接地索要。我们不直接向妻子或丈夫要一杯果酒,而是问有没有一瓶打开的。天晚了,我们不会直接催客人离开,我们打哈欠。我们不会向一个有吸引力的陌生人直接索要电话号码,我们会先同她聊天。孩子也常常巧妙地操纵父母,就像父母经常这样操纵他们一样。配偶、朋友以及亲戚都互相巧妙地操纵对方。推销员就是靠巧妙地操纵别人谋生。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邪恶性可言,事实上这是正常人际交往的一种模式。

但是,如果这种操纵变成了一种持久性控制他人的工具,便会极具伤害性,尤其是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当中。因为巧妙操纵孩子的父母很善于掩盖自己的真正动机,从而让孩子终日生活在一个迷惘的世界中。他们只知道自己受人摆布,但就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摆布自己的。

巧妙操纵者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就是“帮忙者”。帮忙者不是对自己的子女撒手不管,而是创造使自己在成年子女的生活中“有用处”的局面。这种操纵经常裹着善意的外衣,但实为多此一举的乱帮忙。

32岁的李,性格开朗,脸上有雀斑。她以前曾是业余网球头号种子选手,现在作为职业选手在一个乡村俱乐部一直打得



◆书名:《中毒的父母》
◆作者:[美]苏珊·福沃德 克雷格·巴克
◆出版社:辽宁教育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我,相信也不会陌生,比方说:培训那么十天半月,培训费可能高达三五千或上万;比方说,你到要害部门去领张什么表来填,不过是张纸,你可能要交百把两三百;比方说,工商年检、编制年检、车辆年检……就是用它那么一点印泥,值不了一分两分钱的,但你要交的是二百三百四五百,听他喊;报上不是说过,某地曾搞过一回什么“文化搭台、经贸唱戏”的晚会,一两分钱一个的气球,记在公家的账簿上,便是一两百元了。

一个早餐要吃掉近“百两银子”,一个大学士哪来那么多钱呢?这本来是一件可以追根索底、穷究猛打的好线索,既可以还大学士以清白,也可以挖出一串大窝案的,但道光帝只从惊叹始,仅到惊叹止,并不深究,并不认真;而这位大学士也不辩白,并不讲出鸡蛋的真实价格,为什么?因为这位大学士在官场里混了这么久,当然知道官场里的生态法则。官场里的很多事,你心知我心知;你肚明我肚明;但你不说我不说;你蒙着我蒙着,谁也不愿做丑,谁也不愿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,官场为何这么腐?上知上不究,下知下不拱,明知山有“腐”,就是不向“腐”山行。有人讲,扼制官场一把手腐败,就要给二三四五把手多点监督权力,想得诚然不错,但实际上呢?不过将腐败扩大化而已。

你以为没监督之前,二三四五把手不知道吗?有几个大案是从官场中人的口里挖出的呢?听说,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雕龙髹金大龙椅,里头塞的居

很好。尽管社交活跃,又有专业上的认可和不错的职业,她却周期性地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。她同母亲的关系成为我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话题

我是经过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的,但母亲老觉得我还会不会系鞋带。她的全部生活都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这种情况在爸爸去世后变得更严重了,她就是放不下。她老是带吃的到我公寓来,因为她觉得我吃得不够好。有时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发现她已经来了,并“好心地”把房间打扫过了,她甚至会把我的衣服和家具重新整理一遍。

我问李,她是否曾经对母亲直言相告别再这么做了。

我尝试过。有一次我提出了这个请求,可她听后眼里噙着泪水,哭着说:“母亲帮助一下她心爱的女儿,这有什么不好?”上个月我应邀去旧金山参加邀请赛,母亲一遍遍地唠叨,说路有多么远,我不可能一路一个人驾车到那儿去,所以她自愿要同我一起去。当我告诉她实在没有必要时,她那副样子就好像我要骗她放弃免费度假一样,所以我只好答应了。在此以前我可是一直盼着这段时间能自己待着,可是我能说什么呢?

在李与我合作进行治疗期间,她开始意识到母亲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。但是每当她要对母亲说出自己的不满时,便被负罪感攫住了,因为母亲看起来是那么爱她、关心她。李越来越生母亲的气,但因为无法发泄出来,她只得把怒气压在心里,最终这怒气就表现为忧郁。

在极少数情况下,当李真的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感觉告诉母亲时,母亲顿时变成了泪流满面的殉道者。李便觉得内疚,一个劲儿地道歉。此时母亲总是打断她的话,说:“不用担心我,我没事的。”我婉转地对李说,如果她母亲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方面更直截了当一些,她就不会这么生气了。李赞同我的意见。

你说得对。如果她干脆点儿说“我觉得孤单,想让你多陪陪我”,至少我还会知道怎么一回事,还会多一些选择。像现在这样,好像她把我的生活夺走了。当李哀叹自己没有选择时,她反映了许多巧妙操纵者的成年子女的心声。巧妙地操纵以温和的方式把人逼进死角,反对吧,就会伤害“只不过出于好心的人”。对多数人来讲,屈服似乎更容易一些。

然是把稻草,这把龙椅耗时千日,耗资千万,过人眼目者也达百千人,而里头居然是稻草,这让人百费猜度,王跃文先生的解释是: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,其实大家心里明白那是儿戏,王先生认为这是有人耍耍袁世凯而已。真是这个原因吗?我看肯定不是那么回事,这欺君之罪,不是闹着玩的,轻则自个掉脑袋,重则满门抄斩。那是什么原因呢?那就是马克思说的:商人如果能获300%的利润,那么杀头他也干,所以把稻草卖出个雕龙髹金大龙椅的高价,满门抄斩也会有人干的。

对于一把稻草卖出一把龙椅的价格,皇上们虽然不晓得全部真相,但也应该略知一二,大体晓得的,自清二百余年,皇上们诸晓得内务府是个大肥差,自立国始,这个位置一直由满族人担任,从不用汉人,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,那是知府里的猫腻。内务府的猫腻哩?一年内务府,百万大豪富,肥得掉油。

末代皇帝溥仪曾对内务府动过一次手术,先是改变了内务府用满不用汉的定规;起用了汉人郑孝胥任首班内务大臣,再裁减冗员,据实作账,但改革改到半途,改不下去了,什么人的饭碗都可夺去,但“干部们”的饭碗是动不得的,何况这是人家一年可盛上百万两银子的大饭碗!什么改革都好说,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比天还难的,这不,郑孝胥犯了众怒,当不成内务府大臣了,只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,仍回到溥仪的身边当“帝王师”,讲讲课而已。从理论到理论务虚是可以的,要严肃认真真务实,那可不行。